

卷之四下

零下四十度

西 虹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年 節

年節在風雪漫天的嚴寒裏到來了。在冰凍的松花江以北，那些散散的村莊，稀疏的樹林，密密的屋舍，到處都鋪落着厚茸茸的白雪，到處都響着塵世的音樂。那一個駐軍的村子，沒有叮鈴喳喳敲打起銅器鑼鼓？那一間駐軍的屋子，沒有把房東邀請在席桌上會餐？那條街道，那處院子，沒有戰士們舞動着鎗頭鐵鍬，剗刮那凍成冰硬的積雪？是呀，這是前線上的新年，指揮員們換上了乾淨的襯衫，手握着耳機，從電話上給各處賀禧；戰士們纏上洗染好的綁帶，跟上班排長去連部拜年；通信、衛生以及勤雜人員，也要你找他他找你，互送手巾、襪子，敬禮又握手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鑼鼓在敲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歌聲在響。

『恭賀新禧，慶祝勝利！』人們心裏在說。

成千成萬人的希望，成千成萬人的聲音，從溫暖的屋子裏飛出來，飛向雪風呼呼的村莊、樹林、雪野，這聲音又順着結滿了霜珠的軍用電線，震動着指揮所的電鈴。

『喂，喂，給團首長拜年啦，慶祝新年勝利！』聲音是響亮的、熱烈的、嚴肅的。

可是沒有一個團首長接電話，接電話的是值班的電話員。

團部的人那裏去了，電話員當然不知道，過年過節他們為什麼不去休息，打電話的人當然也不會知道，總之，指揮員們是很忙吧。

就在這樣一個節日，團的指揮員們被召集在師長那裏，認真地討論了最近的作戰意圖，會一散，他們又忙起自己部隊的工作來。我們的張團長，他在馬鞍上歇了幾根竹筒似的黃色炸藥，離開師部就趕着馬到二營去。他是在二營長大的，是二營的老排長、老連長、老營長，現在又是這個團的老團長。二營營長姓王，早先是做教導員來

的，忠厚老實，就是軍事上不很老練，他要親自幫助他的工作。

王營長一見他，站在炕上敬個禮，就盤腿坐下。團長不慌不忙，坐進炕邊的破椅子，低聲屏氣的給他說什麼，手指像敲板鼓似的敲着炕沿。隨後，他兩人就帶着炸藥出去了。

村外有一間獨立屋，屋頂蓋沒有了，祇剩了樑柱和斷牆。

『就在這裏吧。』團長從口袋掏出一把小鋼刀，死命往炸藥上挖窟窿眼兒，挖好了就剪火繩，安雷管。

營長喊通信員拿來尖嘴鎬，就在牆根刨土，土凍了，鎬頭像刨在石板上，累得他滿臉汗珠。

『好，好，再挖深點。』團長接過鎬頭，猛掏幾下，把炸藥塞進去，堆上磚石土塊，兩腳通通路了踏鮮土，白色火繩從牆根露出了頭。

『我來點，我學一傢伙。』營長伸手就從褲兜掏火柴。

團長在他身後喊：

『點着了快往這兒跑，越快越好。』

頭一次沒炸響，炸藥發了潮。第二回響了。他倆趴在土堆後面，聽得轟隆一聲，一座煙山，騰空升起，木片土塊撲拉拉掉落雪地，這才滿足地哈哈大笑，你一句我一句品量炸藥的威力。

『咳呀，咳，咳……』團長無意將黏滿藥末的手摸摸鼻子，又苦又酸，嗆得直咳嗽，營長抓出自己的手帕就往他臉上擦。

他倆踏着深雪，一直往村南那片起伏地走，他想看看戰士們試挖的各式掩體。掩體是數九前挖的，裏面已鋪了厚雪。

『你也不批評他們。』團長望着幾個掩體，有點生氣。『方方的，也不深，埋死屍坑！』

營長看看他，沒有說什麼，顯然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。

『哈哈，這個好，這個好！』團長往前跑幾步，雙足撲通跳進散兵坑，胸脯斜斜地轉動着，雙臂做射擊姿勢。

『哈哈，就要這樣才好！又能防空，又能打槍！』營長把他從裏面攙上來，給他拍落身上的雪，他還在滿意地笑着。

雪風呼沙沙直吹，他倆依然站在那裏，望望這，看看那，假設了各種情況，以及營長該怎樣佈置自己的兵力，怎樣打法，談得和真事一樣。這一陣，營長往往是做學生的態度，他用皮衣領擋住風，側了耳朵細聽團長的意見。

回來時，營長領着他去各連走了走。

『敬禮！團長過年好。』戰士們見了他就嘩的一個立正。

『算啦，小夥子！』他擺擺手，跑到班上，提起戰士們捆紮好的炸藥箱。他不是說這包太笨，就說是那包太輕，總要挑些毛病出來，或者親手給它重綁一次才肯離開。

他沒有立時離開營部。通信員送來開水，他倆便談開心了。他坐在馬袋上，營長坐在炕上，他的聲調是慢悠悠的，營長的聲調是溫厚的，他們一直談論着林總的戰術思想。

『林總挺忙，還常給咱們寫小材料，真操心呀！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』團長沉思的說：『材料雖小，可是寶貝！能體會了他的精神，就能打漂亮仗！』

這時，營長從窗戶台取下小皮囊，掏出筆記本，一頁一頁翻着。那上面盡抄的指示、訓令，許多戰術上的問題，字行裏滿畫了紅藍鉛筆的標記。他把它翻給團長看，意思似乎是說：我學林總戰術不是不用心呀！這是我的隨身之寶。

團長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手往兜裏一插，也摸出自己的筆記本翻弄着。本子是紅面金字，外包一層蠟紙，他寶貴這個小本，更寶貴的是上面抄寫的戰術指示。他把本子在營長臉前一晃，又裝了進去。似乎也在說：咱們都得用心學呀！這是戰術上的新創造。又似乎在說：我的文化比你低，字寫得不好，不想給你看。

他倆剛剛把話題轉到蘇聯軍事小說上，剛談到『恐懼與無畏』中的什麼烏雷少校的練兵方法，村裏就傳來熱鬧的鑼鼓聲。院裏忽然響起通信員的尖嗓子：

『一營秧歌隊拜年來啦，快看呀！』

他倆的談話就此停止了。營長臉上害羞得泛紅，團長一躺身睡在炕上，臉朝着牆。

鑼鼓聲越響越近，秧歌隊已經舞進院子裏來。營長喊副官趕快弄些黃煙和茶水，自己並沒有出去。團長是一言不發，好似睡着了。

這是二連戰士們組織的秧歌隊，紅紅綠綠一大串，綁帶纏在頭上就是飄帶，褲單圍在腰裏就是圍裙，服裝雖不講究，扭得挺賣力。當頭那位耳輪上吊着紅辣椒的老漁婆，將手中的鐮刀斧頭一晃搖，一連串演員便扭開蛇盤蛋。扭得地上的雪吱咯吱咯響，扭得圍裙飄帶飛起來，扭得拍鉞的，擂鼓的，像機槍連發似的，來了一陣不分點的敲打。之後，老漁婆又把手中的斧頭鐮刀一揮，領着演員們扭成個圓圈，節目便在激響的鑼鼓聲裏開始了。滿院笑聲、叫聲、掌聲，滿院是看熱鬧的軍人和男女老鄉。

這是戰士們自發的娛樂，這是在年節裏表達他們歡樂心情的唯一羣衆性的活動。他們回江北來補充了防寒物資——靽鞋、棉背心、狗皮襪，他們在深雪寒風裏苦練戰術，他們一封封求戰書，轉呈給他們的領導者，他們旺盛的情緒等待着出擊。這不

是鬧秧歌，這是戰士們急於把渴望變成實際的真情表演。

看，杜聿明出場了。他煙鬼似的，在我軍嚴密包圍之下，搖頭嘆氣。他往那裏走，那裏便是明晃晃的刺刀對準他，老漁婆的鐮刀斧頭，也隨時敲打着他的腦袋，他膽怯得像一隻夾了尾巴的狗。馬上，場子裏出現了兩排歌手，老漁婆是領唱人。

我叫這立正就立正，

我叫這鞠躬就鞠躬；

快下呀江南打勝仗，

首長你快給發命令！

咚不隆咚隆！咚不隆隆隆！……

這歌像雄壯的進行曲，這歌是熱情的求戰歌，連躺在屋子裏，害羞不願出來的團長他們，不由也被這簡明有力的歌聲打動了心。

『呵！這幫小夥子們，倒挺能行的！』團長擦擦窗玻璃上的厚霜，透過圓圓的小洞眼往院裏瞅，他的心不禁撲通通直跳。

看那李有光！他怎麼扮了個老漁婆？洋相，洋相！你看他站在人圈裏，眼睛窩子

似的，骨溜骨溜，一下往樂隊擺擺手，一下給演員暗送記號，他簡直成了宣傳隊長了！什麼地方有他，就多了三分熱鬧。團長暗裏笑了。

『來，快看呀！』團長一招呼，營長也擦去窗玻璃上的厚霜，從小洞眼往外瞅。

元旦這新年過新春，

颶風這下雪不怕冷，

咱們喊聲衝和殺啊，

橫跨江南藏敵人！

歌聲又響了，人們又扭了，歌聲把人們帶到風雪茫茫的江南戰場，歌聲振奮了人們的心。老漁婆一比手勢，演員們那雙變成牛角似的靴靸鞋，扭得地上的雪吱咯吱咯響，扭得圍裙飄帶飛起來。又是笑聲、叫聲、掌聲，滿院充滿了年節的快樂。

叮鈴鈴……叮鈴……值班的小電話員拿起耳機。

『喂，那裏？是的，是的，等一下。』小電話員從裏間走出來，扯扯團長的衣角。

『師部找你，團長。』他把團長領進裏間，團長在鑼鼓聲裏聽不清對方的話，放

下耳機就向法院裏喊：

『喂，喂，等會再扭！鑼鼓傢伙停一停！』

『喂！快休息吧！小心把你們凍壞了！』營長也對着窗玻璃向外喊。

院裏人誰也聽不見，鑼鼓聲依然機槍連發似地激烈敲打，演員們進進退退，搖頭晃腦，正扭上勁兒，滿院是圍裙飄帶滿天飛。

團長發了急，把耳機擱下，幾步闖出門來。

『李有光！你們等會再鬧！李有光！李有光！』

老漁婆被喊出場，汗淋淋的向團長敬個禮，鑼鼓聲跟着也輕了。

『你們等會扭吧，吵的我接不成電話。』

『好，好。』李有光轉身跳入場裏，手勢一比，鑼鼓不響了，圍裙飄帶不飛了，滿院靜靜的，祇聽到足步踩得雪吱咯響。

就在這短短的沉靜裏，團長跟師部通了話。話很短促：飭令部隊隨時待命出發。但這正像列車行進前的一聲汽笛，全部隊的一切活動都受着這短促的話語的控制和操

縱。當下，團長把電話機的把手搖了又搖，把這句簡潔緊要的話傳達給各單位。

『李有光，你們別鬧啦，快回去吧！』團長走出來，望着場子喊，演員們都愣眼看看他，又看看老漁婆。

老漁婆又一次走出場子，看神氣，他是向團長辦什麼交涉來的。

『你們別扭啦，天又冷，快回去吧。』

老漁婆見團長的口氣是平常而認真的。憑他多年對團長的了解，愈是緊急時候，團長愈沉着，電話上必定是有什麼命令來了，因此他要秧歌隊給團長唱個歌子的提議，馬上就在內心裏放棄了。他聽罷團長的話，祇得嗯嗯的連連點頭。

『排長！我們回呀。』演員們在場子裏說。恰好王營長也出來了，他打算勸演員們略等一會，喝點水，吸枝煙再走。

不知怎的，老漁婆立在團長跟前不想走了。

『團長，你是俺老上級啦，請你在戰鬥上給俺主要任務，俺得爭一個銀牌牌掛呀！』團長瞅見他塗了脂粉的麻臉上一陣陣發紅，聲音也不像以前了。以前，人們喊他

老兵，奚落他不進步，『訴苦』教育以後，又經過一下江南，後來又升了排長，他一天天積極起來，向這個挑戰，向那個應戰，一股幹勁弄得他走路也成了小跑步。這次年節文化娛樂，二連全團數第一，這裏頭一名骨幹分子就是他了，這件事團長恐怕還不大知道。他祇知道他是有名的『文化幹事』，三句話可以和一個新同志混熟，三句話可以逗得人哈哈大笑，三句話又可以說得對方臉紅。上了戰場，他和平常打野外似的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一人當先，誰也追不上他。祇要他能排一排人好好掌握住，還是個很有出息的幹部哩。團長拍拍他的肩頭：

『你能爭個英雄嗎？我看……』

『你看吧！』老漁婆截斷對方的話，冷得踏踏足。『你祇要交給我任務，我如不死，就非爭不行，我不是那忘本的人。』

『哈哈，誰要你死！是要你掌握部隊，用你的指揮技術消滅敵人！』

『反正我有決心。』老漁婆開始念起他的順口溜來了：『往常呀，你來看！一排打，二排幹，三排照顧火伙擔，人家繳槍抓俘虜，咱在一邊站，好難看！這回我說

了算，死是英雄鬼，活是英雄漢！團長，你給俺當評判。」

『好，好，哈……』團長照肩膀捶了他一拳：『你可不要是鐵嘴豆腐心，丟人呀！』

老漁婆紅了臉還想說什麼，團長已走出籬障，解下馬繮繩。

『嗨，茶水香煙，茶水香煙！』副官喳呼着闖進院裏，抱來幾袋後方慰勞的煙絲。他後面跟着個挑水桶的炊事員。

『李有光，你們快唱快回去。』

『好！』老漁婆望着團長的背，拚命喊了一聲。

這時候，一匹快馬拖着小巧的爬犁，在風雪旋飛的野地裏飛跑着。爬犁上坐着一位剪髮女人，一身黑色棉大衣，臉兒包在大衣領子裏。他懷裏摟抱着一個小被捲，另帶隨身的幾捆行李。馬夫正吆喝着調皮鬼向附近那個村子轉彎，爬犁便滑溜溜的沒在岔道裏了。

團長望着這隻爬犁是往團部駐地來的，他隱隱約約在心裏起了一點懷疑。他走

的路向正和爬犁迎頭斜面，怎麼也望不清爬犁上那女人的面貌。他不願意想他心裏的事，拍拍的用短鞭抽打着馬。馬腹下翻飛着雪浪，他在馬鞍上顛晃着。……

他回到自己的屋子裏，心裏衝上一股煩躁。這是爲什麼呢？也許正是那個爬犁所引起的。

他吩咐警衛員們收拾團部的東西，吩咐大師傅烙乾糧，自己又坐在炕桌邊清理一些文件。以後，他才騰出時間思考自己的事。

他隨手摸出一封信，滿紙是流利洒落的水筆字，這是他的愛人從遠後方寄來的，隨着這封信，還給他捎來一隻風雞，這已是年前的事了。兩月前，部隊在江南進退的時候，他也收到過她的信。她說她已經在一個城市裏教了中學，每天上午八點出去，下午四點回來，挺忙的。小女兒長得很漂亮，正牙牙學語哩。她鼓勵他努力作戰，關心他負過五次傷的身體，叫他少吃些帶刺激性的辣椒一類東西，他雖然處在積極備戰的環境，收信後第二天，就用他那枝輕易不讓人知道的派克筆給她寫了回信。他說他就要打仗了，一見信上說小孩和她媽都健康，他這天多吃了兩碗飯。他說他還年青，

正是爲人民作戰的時候，祝勝利後夫妻再團圓。這信還是託專人帶給她的。至於回江北以後的這封來信，她給他提出了一個新問題。

『現在學校放寒假了，我希望能見到你，叫你看看小孩。』她特意把着小孩的手，用鉛筆寫道：『爸爸，祝你打勝仗！』最後，她帶着決定的口氣寫道：『我一定要你在新年看見孩子。』

這問題他當時是默許了，既沒回信，又沒拒絕，同事們也熱情好心地給他另找了一間屋子。可是，她始終沒有來，若是那個爬犁……他煩躁地把信裝了起來。

你乾脆不要來了！老夫老妻的，就在後方住着算啦！或者，把你和孩子的照片寄給我幾張。要知道這裏是生死鬥爭的戰鬥環境呀！我成天忙得要命，眼看就要打仗，許多戰鬥任務還等着我去完成哩！……他近乎在思想裏責備她。

他俯伏在炕桌上，翻看一些軍事性戰術性的文件，默無一言。

屋門閃了一下，吹進一股冷氣。警衛員抱着個圓滾滾的小被捲闖進來。

被捲一頭露出一雙烏溜溜的小眼睛，小眼睛像看生人似的瞪着他。似乎在說：你